

往事如昨

负笈烟台记

彭永俊 文/图



作者近照

前几天，学生张启梓发来视频，是烟台海岸的冬景，这勾起了我62年前的记忆，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深刻的记忆。

来烟台读书

我是1961年初中毕业考入当时的烟台机械工业学校的，烟台机械工业学校原来招生简章上的名字是烟台工业专科学校。我因家庭生活困难，没有报考高中，认为考工业专科五年也能大学专科毕业，自己对考试也有信心，首先报考这个学校。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学校已调整为学制四年的中专学校。当年荣成县考上三名学生，有荣成一中七·一班班长姜玉筠，还有荣成三中的田起荣(烈士子女)。

那年8月26日，父亲将我送到崖头汽车站，与姜玉筠一起坐了六个钟头的汽车到达烟台。学校有接站的，下午到了学校。

学校临近海岸，在烟台山东面岬山路1号。当时，学校条件不是很好，教室在一栋三层旧楼上，宿舍安排在四里地远的烟台一中。近11月，宿舍又搬到广仁路的临街大平房。

这个平房有点来历，有一次我在毓璜顶公园观看展出的党史资料时，认定党在烟台第一次组织活动就在广仁路的这所平房内举行。我1985年回到烟台，特意去看看母校旧址，学校已变成烟台八中。2018年再去看时，原校址已变成几栋摩天大楼。

我上学时是困难年代，对烟台的初步印象是萧疏、清冷。从三楼教室向外一看，一片尖顶教堂红得刺眼。向西能看到烟台山，向东北方向能看到海中的岛屿，其中一岛很窄长，两端各有一小岛，人称扁担岛，后听说叶剑英元帅来烟台时还作了首诗，有一句就是“神仙扁担挑双屿”。

当时，烟台比较热闹的是大马路，向南依次为二马路、三马路、四马路、五马路。大马路西面是北大街，最繁华的是烟台山南面的朝阳街，烟台招待所、新中国电影院、锦章照相馆、蓬莱春酒店都在此街上。大马路上有新胜商店(公私合营)，北大街上有瑞蚨祥、鸿记、百货大楼，南大道上有新世界商场。汽车站在西边，出名的饭店除蓬莱春还有松竹林、东兴顺，电影院有新中国、大光明还有东山电影院，我爱去的公园就是毓璜顶公园。

当时烟台机械工业学校有三个专业：机械专业、农机专业和机电专业。我和姜玉筠都在农机103班，我一进教室，就看见黑板上写着“团支书隋吉成、班长孙海通、学习委员彭永俊、军体委员毛国亮、文娱委员郭翠香”。

当时学校书记是宫玉亭(后任烟台市教育局局长)，校长李超是荣成崖西镇人、后任烟台二中校长，教务主任

是王英。我们的班主任是王翠华，也是化学老师，语文老师王翠花、数学老师孙文远、制图老师陈能凯、物理老师张鹰、政治老师王日训、体育老师郝文涛、俄语老师我记不清名字了。

农机103班共34人，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：有威海的隋吉成，荣成的我与姜玉筠、田起荣、姚桂秋(是从别的县市考入的)，文登有郭世庆、谭明利、李树纯、毕莲莲，牟平有宋宝山、吕景波，烟台有胡金亭、刘瑞高、王述成、宋家梁、刘淑芳、毛国亮，福山的李银海，蓬莱的郭善圣、鲍喜明，黄县的于敬贤、孙瑞通，掖县的宋景照、朱延正、孙海通，莱阳的房玉成、时同远、郭翠香，莱西的刘温凤，海阳的王本金，栖霞的唐明山、于德厚、崔登修，蓬莱的方玉玲，后来又有两个留级生蒋翠云、戴莲芳转入本班。

贫穷与欢乐

对我来讲，上中专最大的好处是省钱。学校每月供给学生伙食费9元，虽然困难些，但还能过得去。经常三两个同学到街上买两个生萝卜，一人一截吃了充饥。半年洗了一次澡，是郭世庆同学给了我一张澡票。理发如果到朝阳街上档次的理发店或是到大姐妹理发店，一次是3毛钱，我找到戏曲学校传达室海阳籍的老师傅理发，每次1毛5分钱。冬天穿单鞋是很冷的，西部掖县、黄县的学生穿一种草编的鞋，厚木底叫呱嗒(因为木底走起来呱嗒呱嗒地响)，我很羡慕，也想买，但是上街买不着。

学校考虑农村学生多，10月份曾放了近一个月的秋假。我回家后，有两次跟着父亲晚上提着灯笼到小海去照蟹子，第二天父亲拿到市集上去卖。父亲夏天还搓蒿绳(薰蚊子用)到集上卖，这样攒几个钱供我上学用。

我初中的老同学杨东骏当兵，每月有6元的津贴，有时他邮2元给我。还有一次，裤子碎了个小洞，不好看，我就找到北大街183号院西厢住的本村升嫂，升嫂找了小块布给我补上。当时很多同学都是很困难的，记得有一次雨后，天气很凉，初中同学张淑仁到我校找我玩。天很冷，他却将裤腿挽得很高，下面露着小腿，我说“你这样多冷”，他说“没有法，裤子破了，放下裤腿很难看”。

学校是很关心学生生活的，当年春天就安排教职员到福山大山中开了些荒地栽上地瓜，秋后我们去将地瓜运回学校。那地方离校四五十里，我们四人一辆拖车，走了一上午去到山里，中午在山外吃午饭，是煮好的地瓜，记得我们九个人一顿吃了45斤地瓜！

学校冬天安排几位老校工起早烧水，洗脸水是热的，我们心里很温暖。

星期天，我有时在教室学习或看看小说，有时也出去逛逛。印象最深的是逛毓璜顶公园，那里有座“小蓬莱”牌坊，楹联是“天下文章莫大于是，一时名士皆从其游”。还有一次，我自己来回走了二十几里去参观“蔡鹤洲、蔡鹤汀中国画展”。

学校的文化生活还算丰富，每周六晚上都有电影。《铁道卫士》是第一

天到校晚上看的，印象比较深的还有《锦上添花》《红旗谱》《青春之歌》《突破乌江》《冰上姐妹》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》《三打白骨精》，到电影院看电影只有一次，花1毛5分钱买票看了《51号兵站》。

1962年新年，各班都开联欢晚会。我们班的主打节目是我和栖霞的唐明山说的相声。我们在自己班演完后，还轮流到别的班演，沾脚本好的光，总能引来哄堂大笑。

在烟台读书这半年，我与姚玉德老师有一段情谊。她是李超校长的夫人，老家是荣成县荫子夼人，负责学校图书馆的工作。我是班级学习委员，要为全班同学办理借书证。当时是8月底，我只穿着汗衫去图书馆，汗衫上印着“荣成一中”四个大字，姚老师一见，就感到亲近。我一接触她，也感到她身上有明显的老人那种朴素、真诚、善良的特点，真是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，以后再见面就更亲切了。有一次，她要搬家，还特意让我叫几位同学去帮助搬些零星杂物。1985年我去烟台开学历证明，就到烟台二中去找她，那时她65岁，还在上班。她告诉我，当时学校解散，将学生送到车站，有的学生在地上打着滚儿哭。我对她说：“老师，经过这些年的奔生活的体会，学校解散，真值得一些学生打滚儿哭。”

学校解散了

接到上面的指示，我们的学校解散了，我与姜玉筠于1962年4月3日回到老家。后来，学校安排一位老师到我家，告诉我可以转到当地高中读书，一中的唐福纲老师也劝我转学继续读。我没有转学，在家务农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一生的痛，跳出农门的梦想破灭了。我非常爱读书，在中专第一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，我的期终成绩册上全是5分，是我班唯一的一名全优。

为什么不转学？是因为当时灾荒时期，我父亲腿水肿，母亲也不能出去干活，两个妹妹还小，如果我上两年高中，再上四年大学，家里肯定支撑不下去。我家几辈单传，父母都不识字，容易受人欺负。我回来后，家里有了顶梁柱，在村里(当时叫大队)干着出纳会计、村文教主任，在小队干个记工员，还是个副队长(其实我干农活根本不如别人)，这样家里就过得去。干了整两年，由我小学老师邹积启主任荐举，公社领导同意我调出来当小学教师，后来我又教初中、高中、中专，再以后又调到市委党校教大专、大本函授班的课，退休后，我又教老年大学20年。多亏邹积启先生，使我走上了教育育人的职业生涯，发挥了自己的所长，实现了人生价值。

前些年赶东城的市集，我见到几次姜玉筠。他住在夼子河村，下学后也未转学，在村里干大队会计，当了几届村书记。现在每逢赶集，他都将自家小园的蔬菜瓜果摆到市集上卖。我知道他的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，因为学校解散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我只要到烟台，总挤出时间到烟台山东面的海岸边我母校的旧址看两眼，那个地方是我人生沉浮之地。



作者旧照

谭老师 您还好吗？

王功良

读完小学，我便到十多里外的凤凰台十四中去念书了。谭老师名昌碧，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，四川人，是随军到烟台的。

谭老师个子不高，大脸盘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透着一种威严，好多同学都畏惧她，不敢抬头正视她的目光。谭老师是学校的教学能手，虽然口音带着浓浓的川音，抑扬顿挫的，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，但数学课教得很好。

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是当时的流行语。刚升初中的学生通过考试，分为“尖子班”和“普通班”。谭老师是七班的班主任，兼着我们六班的数学课。我在小学时一直当班长，这次没能考上“尖子班”，心里憋着一股劲，学习更加勤奋。课间休息时，孩子们都在嬉笑打闹，我则埋头读书，颇有点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架势，慢慢地，我的考试成绩在我们班比较突出。

很快谭老师就注意到了我。不久对“普通班”和“尖子班”的学生进行微调，我被调整到“尖子班”并当了班长。这让我有些诚惶诚恐。如今看来，这属于“越级提拔”了。

谭老师讲课生动，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，上课时同学们都聚精会神。在谭老师的引领下，“尖子班”的学习氛围很浓，涌现出很多学习“大咖”，李明、刘洪海、孟凡会、李萍、李莉等同学都是鹤立鸡群的人物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参军入伍。每年春节，我和同学们都会相约去给谭老师拜年，老师忙不迭地给我们塞糖果，高兴地问这问那，合不拢嘴地念叨着：“孩子们长大了，长大了。”老师抚摸着我的军装，凝视着我，我看到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慈祥和关爱。

后来，谭老师随爱人转业回到了四川老家，天各一方，同学们与谭老师也渐渐失去了联系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电视上实时播放着汶川的残垣断壁和军民抢险救援的画面。那些天我坐卧不宁，眼前不停地闪现出谭老师的音容笑貌。杳无音讯的谭老师，你怎么样了？

我费尽周折多方打听，在全国57个同名同姓的人中，终于找到谭老师，取得了联系，她住在成都。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刹那，谭老师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，我的心情也极不平静。断不了的师生缘，一根电话线又接上了。

很快又到中秋节了，我给谭老师寄去了烟台的生猛海鲜，并附上一封信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出差去成都，还抽空去看望了谭老师。

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，谭老师站在成都街头，远远地向我挥手，我紧步上前，握着谭老师的的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久别重逢，百感交集，我们亲切地聊着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谭老师依然能叫出很多同学的名字。

那年中秋节前，谭老师给我写来一封信，她写道：“老年人最怕孤独，自从加了你的微信，我的精神变好了很多，还从你的微信上了解了烟台的巨大变化。烟台是我贡献青春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第二故乡，看到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我很自豪和开心……”

如今谭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去年金秋时节，她到都江堰精心选购了特产猕猴桃给我寄来，我分给了几位同学品尝。成都这座城市，也因为有谭老师在，令我倍感亲切和温暖。